父亲教会我一件事——善良

父亲今年七十六岁了。来省城这几年，他竟也学会了刷抖音、点外卖、坐地铁。可他最快乐的时刻，还是和老家亲友开着微信“看诊”的时刻——“周医生，帮我开个方子”。每一声“周医生”里，他都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

但我知道，他最牵挂的，永远是那个埋在大山深处的乡村。父亲在那里，当了一辈子“赤脚医生”。

中学毕业那年，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父亲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资格。他翻出家里那些泛黄的中医药线装书，又赶上几期中西医结合培训，就这么自学，半路出家，背起了药箱。其实他有过几次机会，去当村干部，去水电站吃“国家粮”，但最后还是把脚钉在了泥土地上。他说：“农民太需要医生了。”这话一落地，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
父亲的诊所最开始设在大队部，一个“顶天立地”的中药柜，一个稍矮些的玻璃药架，一张诊桌，一方旧棉垫——这便是父亲半个多世纪的行医家当。他的服务半径覆盖方圆十里。那个年代，山路九曲十八弯，山里人生病，第一道曙光只有来自村医的药箱。

父亲一人担起医、护、药等数职。望闻问切开几粒药丸，或抓几服中药；病情重点的，才动注射器、输液器。早年是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，后来也有了静脉输液。村民买药常论“颗”，两粒感冒药，三颗止疼片，父亲便拿剪刀细细剪开包装。赊账是常态，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，一串数字涂了又写，写了又涂。每年除夕前夜，父亲顶风踏雪外去“收账”，被迎到土灶边烤烤火，听到“实在没钱”的回应，再起身到下一家。回来时口袋里空瘪，只是多了几把花生、几个鸡蛋。母亲叹气，念着正月十五女儿们开学的学费还没着落。父亲只低声说：“那家人，难。”

在我小时候，父亲每天都忙忙碌碌。白天诊室里人来人往，他一个人既问诊又抓药又打针还要做消毒，中药的切、炒、晒、制也都是他一人完成的。我常被父亲唤去给患者倒温水、扫呕吐物、换输液瓶。但凡我噘起嘴露出半分不情愿不耐烦，父亲便沉下脸：“他们是病人。”那几个字，至今落在我心上，仍有分量。

最难忘的是出诊。半夜里家门常被擂响——那肯定是谁家里出了急症。父亲利索地套上外衣，背起那个磨白了边角的药箱，打着手电筒走进夜色。他走后的屋里，只剩母亲和我们，竖着耳朵听雨声，等天明。再见到他时，常常是晨光熹微，或是第二天下午——药箱空了，鞋底沾着黄泥巴。后来我听说，有一回他过小木桥时，被湍急的河水冲走，漂了一两里才爬上岸。他没跟我们提过，只是第二天照常坐诊。

我渐渐长大，很自然地成了他的小助手，也很自然地报考了卫校，穿上了白大褂。

父亲还兼着许多“闲职”：红白喜事的账房、司仪、写对联的、剪窗花的。父亲的抽屉里常年备着笔墨纸砚，晚上常有人来找他代写书信、申请、报告。橘黄的灯盏下，他写完了，再誊一遍、念一遍给人家听，然后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出去，就寄出了一家人一个新的希望。

村民们买了新斗笠新雨伞，也要拿来请他写上名字记号。村里谁家娶媳妇，他要抽空去写半天对联；谁家拖拉机陷进泥里，他就招呼人帮忙去推；谁家不识字不认路的老乡要去长沙，他可能还要领着人坐车、买票、送到地方。

“周医生，帮我写个困难申请吧。”

“周医生，我家老人不认得路，你带他一趟。”

父亲永远都是那句话：“能帮一点是一点。”

父亲从不说“善良”二字，但他用半个多世纪的脚印告诉我：善良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弯下腰蹲下身，平视他们的苦难；不是偶尔的善举，而是日复一日地愿意伸出双手，去帮他们一把。后来我穿上白衣，总会想起父亲的目光——那目光让我明白，家风不是训诫，而是一代人在另一代人心里，种下一颗永不枯萎的种子。

后来我离开了家乡，来到了繁华的城市，遇到很多的人和事。从大山里带来的家风，一直伴着我。在忙碌的日子，在奔波的路上，当我遇到困惑，我可以一直坚持内心。我知道，父亲早已给过我答案。

父亲教会我一件事——善良，而这件事，我会用一生去复习。

湖南省人民医院 周瑾容

从理论到实验 沉心打磨医学本领

时序入秋，新程启幕。承载着临床本科生涯的时针已经转到了五分之二格的起点，大二。这于我而言，绝非仅仅一个新学期的起点，更是漫漫医路上又一次专业进阶的新起点。

走过大一的基础学习，我愈渐明白，医学从不是靠一时热情就能走完的短途旅行，它需要踏实的积累、安静的沉淀、长久的坚守，以及在无数个白天黑夜里不停歇的伏案深耕。翻开新学期的课表，生化、生理这些课程的名字一个个立在那，实训实验课也紧跟着上了日程。比起刚入学时的懵懂，现在的我反而多了几分沉静从容——不再只把书本上的知识当作考点，而是开始试着去思考它们背后同生命、临床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我习惯早早到图书馆，摊开新课本，对照目录把每一门课的框架先过一遍。课堂上老师讲到每一个机制、每一组结构，我都得集中十二分注意力去听。课后我会及时整理笔记，把零散的知识点串成串、连成环。以往我习惯于死记硬背，现在则会多问自己一句“为什么”“这跟之前学的又有什么联系”。因为我慢慢意识到，学习医学知识绝不是为了应付考试，而是为自己以后治病救人打下基础。

实验室是这学期最让我有实感的地方。器械摆得整齐，标本安静地躺着，而实验动物那样鲜活的生命却被我握在手心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家兔解剖，从麻醉、固定，到分离颈部血管神经、插管取血，每一步既不能急躁也不可马虎。第一次拿起组织钳的时候，我的手有些发抖，也不知怎么下手合适。而想起老师边讲解边平稳而流畅地示范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医生的细致不是天生的，是一次次练出来的。

学医这条路并不轻松。专业内容难，知识点又多又碎，实验的时候还得时刻紧绷着神经。但每当想到以后靠自己的双手治愈病痛、换来笑颜时，便觉得这些辛苦我也能够甘之如饴。

新的学期，是新的起点。我会继续沉下心，慢慢来，稳稳走，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把本领练扎实，也朝着自己想去的远方，一步一步向前。

湖南师范大学 2025 级临床医学 李彩英



30 年前那台手术，她记了一辈子

近日，一位老人手捧鲜花，带着一封感谢信专程从老家赶到湖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一科护士站，看望 30 年前为她主刀的医生邹求益。一封感谢信，跨越 30 年光阴，讲述了一段医者仁心的故事。

今年 70 岁的易佩英是一位孤寡老人。30 年前，她被查出乳腺癌，一度恐惧无助、绝望茫然。危难之际，副主任医师邹求益为她接诊并主刀手术。她在信中写道：“您凭借精湛扎实的医术、严谨负责的态度，为我精准切除病灶、稳住病情、保住性命，让我顺利挺过最凶险的难关，有机会平安走过余生。”

“三十载春秋流转，我始终铭记您的救命之恩。”30 年来，易佩英从未忘记那位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医生。她说：“在没有亲人依靠、无人托底的一生里，是医者的担当与善意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”对邹求益而言，这或许只是从医生涯中无数台手术中的一台，甚至有些患者的名字他已模糊，但对易佩英来说，那台手术改变了她整个人生。

“您医德高尚、仁心济世，不只治愈我的病痛，更给予我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。”接过患者专程送来的鲜花和感谢信，邹求益难掩激动：“感谢您的信任，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。”没有多余的话语，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情谊，在这一刻有了最具体的模样。

从医数十载，邹求益始终坚守医者初心。每天清晨，他总是最早来到医院，上手术台、查房、带教年轻医生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扎根临床一线，把责任与爱心倾注给每一位患者。

一封感谢信，30 年医患情。这不仅是对邹求益医术与医德的肯定，更是对全体医务工作者的激励。医者的一份担当，患者会铭记一生；医者的一次救治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。

通讯员 王田霞 彭璐